

目錄

編者序-----	頁04
----------	-----

編輯說明-----	頁12
-----------	-----

第一部份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訪談

受訪對象：吳華輝-----	頁16
---------------	-----

周潔霞-----	頁18
----------	-----

第二部份

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訪談

受訪對象：方文山-----	頁22
---------------	-----

何帶娣-----	頁24
----------	-----

梁帶有-----	頁26
----------	-----

黃先生、黃太太-----	頁28
--------------	-----

羅金妹-----	頁30
----------	-----

第三部份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訪談

受訪對象：何秀武	頁34
吳譚興	頁36
陳繼保、陳錦輝	頁38
黃敬芝	頁40
楊朝香	頁42
羅觀娣	頁44

第四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訪談

受訪對象：郭譚福	頁48
----------	-----

第五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訪談

受訪對象：陳連偉	頁52
余麗芬	頁54

第六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訪談

受訪對象：周玉堂	頁58
周國明	頁60

第七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訪談

受訪對象：陳浩然-----頁64

談錦添-----頁66

編者序

近年香港社會、經濟大為發展，尤其在新界離島等地區，不同族群、風俗習慣、民間信仰或人物和故事等在社會發展中，甚為值得保留。這些族群的故事如果不及早保存或記錄，將會永遠消失。當前不少史學界對「家庭史」(Family History)和地方知識等問題，都一致認為「血緣親屬關係」和「文化親屬關係」是後天建構社會史的主要因素，族群文化建立的關係，將有助鞏固家族的集體記憶，文化親情。家庭和集體記憶可以走進社會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如家族共同的血緣起源和傳說(節日、儀式、口述傳說、歌曲、方言等)，這些非物質文明的載體，均是群體生活相互引證的史料，「原始材料」(Primary Sources)透過當代人的記憶和詮釋「過去」的材料，從而構成了「過去」和「現代」的對話，形成了一項鮮活的民間史料素材，而口述歷史更受近年學術界關注及研究課題。¹

還有，不少學者已指出從中、小學生及社區居民進行口述訪問的培育，由了解社區及區內不同團體或社群生活，拓展至了解整個香港及中國多元文化的面貌，其中以口述歷史更為重要。²香港既是一個多元文化和不同社群組成的社會，不同社群原居地為中國內地，他們南下香江與本地族群結合，彼此融和，在互相了解之下，又能保存各自文化特色及生活面貌，締造一個多元與共生的社會；另一方面，隨時代進步，很多學者也深信不少社群的文化特色，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已有生活特色會日漸改變，保存個別群體的生活面貌及過去工作的歷史尤為要務；而且，藉口述歷史以保存資料為後人的借鑑，使市民更關心社區，更愛香港及愛國家，這既是今天年青人的指路明燈，也是公民教育強調的主題！³為求進一步加強了解不同社群的特色，保存多元文化的面貌，故進行訪問的口述歷史工作甚為重要。

同時，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學者在新文化史觀的影響下，多倡導

¹有口述歷史成為民間史料的重要，見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eface VI-V; David K.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21-28 參林德政：〈口述歷史的定義與要領〉，許雪姬：《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市：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二〇一四），頁三至十八；參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口述記錄與歷史生產〉，載《口述歷史進階研習營學員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〇〇），頁十九至二四。

²這些研究方法及觀點，參黃永和：《情境學習與教學研究》（臺北：編譯館，二〇〇九），頁一至十九；林榮梓：〈臺中市家鄉的故事〉，秦傑琦等著：《國民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本土教材發展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教育研究院，二〇一二），頁六三至六九。以上書籍及論文，雖不是研究香港，卻甚具參考價值。

³有關口述史與建構社群認同的關係，見陳板：〈地方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從「大家來寫村史」計劃出發的文史搜索運動〉，梁妃儀、洪德仁、蔡篤堅編著：《協助社群認同發展的口述歷史實踐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操作手冊》（臺北：唐山出版社，二〇〇三），頁十七至六九；參Riki Van Boeschoten, "Public Memory as Arena of Contested Meanings: A Student Project on Migration," in Paula Hamilton Linda Shopes (ed.), *Oral History & Public Memor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07-210.

「總體史」(Total History)、「去中心的歷史」(Decentering History)及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的研究，帶動重視學界多元化研究方法及重視群眾的聲音，審視研究昔日被忽視社群的生活情貌。學者多認為歷史研究的對像不獨是精英階層，也要注意下層民眾活動，所謂「自下移上的歷史研究」(History From Below)，口述史更成為替被忽視社群發聲的重要媒體，由是口述史不獨補充文獻檔案不足，保存民間傳說(Folklore)的重要資料。⁴近年，口述史也成為替女性、相對於「城市」(Urban)的「鄉鎮」(Rural)市民發聲的工具，又成為組成日常生活史(Daily Life History)、⁵家庭史(Family History)、地方知識、小傳統、小歷史、個人歷史的重要原素；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口述歷史，是有被訪者及訪問者的敘事架構(Narrative)、框架及策略，經整理及撰寫者書寫的「成果」，會出現被訪者不少隱諱的情況，導致成果未能全面反映「史實」。

⁷更重要的是，很多文化人類學者指出，口述史為記述社會群體認同的重要資料。社會群體認同，有賴親屬關係的連繫，親屬關係的連繫有賴天然「血緣親屬關係」及出生之後建立的「文化親屬關係」，群體關係是一種血緣及後天建構過程，建構族群的原素，有賴語言、宗教信仰、歷史文化等。血緣親屬關係以原籍同鄉為族群連繫的首要條件，同鄉族群下，由個別的家庭及家族成員所組成；⁸但不可忽視者，文化親屬關係的建立，與建構家庭及家族成員的集體記憶，凝聚族群成員，也甚有關連；藉個別家庭成員的記憶，擴展至家族的記憶，進而擴大至宗族的集體記憶，把個人記憶「走進」社會及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有時個人記憶又受社會及集體記憶的形塑，故個人記憶及少數族群成

⁴有關西方「去中心的歷史」(Decentering History)觀點之發展，見Natalie Zemon Davis, "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Gossiping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2(2011), pp.188-202;而有關口述歷史源起及發展，見Allan Nevins, "Oral History: How and Why It was Born," in David K. Dunaway, Willa K. Baum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California: Alta Mira Press, 1996), pp.27-29.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1-28.

⁵本文「日常生活史」一語，指稱英語"Daily Life History"，而不是"Everyday Life History"，Hans Medick, "Missionaries in the Rowboat: Ethnological Ways of Knowing as a Challenge to Social History," Auf Lut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71; Fernand Braudel [translated by Siam Reynolds],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27-29; Sally Mitchell, *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9), pp. X-XV; Lindsay Allason Jones, *Daily Life in Roman Britain* (Oxford: Greenwood World Publishing, 2008)一書。

⁶有關家庭史與口述史研究的關係，見Margaret Ward, *Starting Your Family History* (Berkshire: Country Books, 2007), pp.7-13; 參Peter Martin, Gunhild O. Hagestad & Parricia Diedeick, "Family Stories: Events (temporarily) Remembere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 (May 1998), pp.533-541; 參趙世瑜：〈敘說：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六），頁一至十。

⁷研究口述史的書寫及敘述策略，見Michael Frisch, "Oral History and Hard Time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pp.29-38; Gregor McLennan, "E.P. Thompson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Context," Richard Johnson, Gregor McLennan, David Sutton (ed.),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writing and Politics* (Auckland: Hutchinson & Co. (Publishers) Ltd., 1982), pp.96-132.

⁸也有學者提出籍貫也是不斷地被建構及被賦予新意思，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見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10.

員的記憶，與社會及集體記憶又是互為影響。而構成文化親屬的關係，對今天甚為重要，尤以香港一地，原來在本地出生的人士，因生活移往海外或其他社區，或在原居地以外的城區居住和成長。雖然仍以天然的血緣為家族成員的紐帶，但成長後才返回原居地的居民，與原居民的第二代在原出生的「區域」以外或海外出生的情況一樣，⁹雖是同一父系血緣的族群，但其所思所想未必如昔日原居民，有其形貌，有其血緣，未能得其神髓，他們所取的護照是海外政府給予，政治身份認同是海外國家的公民，不一定是其祖父輩原居地的國家，這樣維繫社群認同，不獨是父系血緣關係，更重要的是藉建構文化親屬關係的凝聚力。至於構成文化親屬關係凝聚的工具，就是藉歷史記憶，建立家庭及家（宗）族成員有共同家族起源及傳說，一起參與定期或不定期的節日，及在節日中保留特定的家庭或家族儀式，家庭或家族中又有特定值得記念的事件（Incident）；¹⁰當然，也有家族特定記念的建築物，如古物古蹟；或其他物質文明，如紀念碑、博物館、族譜、墓穴、祠堂、書畫等文化載體；家族也藉非物質文明，如前文所述節日、儀式、口承傳說、歌曲、語言等，勾起群體集體記憶，藉以上物質及非物質文明的載體，組成群眾的集體記憶，進而深化族群成員的感情及認同。

不可否定的是，這些集體記憶，也是經族群成員及歷史學者在「過去」的個人和社會記憶中，進行篩選及整理，對「過去」記憶，進行詮釋及增刪，而集體記憶先蒐集個人資料，累積個人資料成為群體的成果，而從蒐集資料至整理出版，藉出版使個人及群體的口述史料，予以流播及保存，個人及群體的資料因而成為「有意義」的材料，反過來也是合理化當下社群文化親屬關係。其中，組成個人資料的重要部份，就是口述史，口述史也成為蒐集家庭及社會群體成員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也是研究家庭或社區成員文化親屬關係的「原始材料」（primary sources）。¹¹這些口述史料既成為扮演表述「過去」材料的角色，也因為口述史料，經當代人的記憶，這些「口述史料」不獨是研究過去的「事實」，而是經當代人的構建及表述，甚至會經當代的思想架構予以表述，「過去」與「現代」得以互相對話。

⁹本文不用「城裏」及「城外」的分析架構，而是用「區域內」及「區域外」的概念，進行討論。

¹⁰筆者明白「家族」與「宗族」是有不同的意義，但本文以「家族」一詞涵概「宗族」，在屏山人口述史中，他們時以家族，時以宗族指稱屏山族群的發展及其生活情貌，而「宗族」也是由同一父系血緣，不同的家戶組成。

¹¹研究族群血緣親屬關係與文化親屬關係，見王明珂：〈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三期五卷（一九九四），頁一一九至一四〇。

口述歷史成為缺乏歷史文獻及檔案佐證以外，把親歷其景、親聞其事，能夠配合其他資料，將有助彌補史實不足的重要記錄之一，故近年頗流行進行口述歷史。所謂「口述歷史」就是以人為本位的史料記錄，透過訪談、搜證對比等工作收集資料，從而了解受訪者的人生、觀點和情感變化，以及受訪者對個人不同時期的經歷故事，透過影音和文字記錄再整理而成，使口述歷史是「活」的原始史料，後來的研究者可以透過受訪者詳談細節，追溯故事、人物、事情的由來，時代的脈絡，或甚可以發掘未經公開的細節，重新構建歷史片段。¹²

香港從古至今，南來族群絡繹不絕，過去已有不少學者注意離島族群發展為香港發展史不可或缺的元素，離島居民為香港發展的努力，前人如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已證明古代已有先民在南丫島居住及發展，除了地球之友編《南丫島》，金子晴彥著〔陳慧聰譯〕《南丫島》，鄭敏華、周穎欣的《南丫島故事》及一些節日慶典文獻，如南丫島鄉事委員會編《南丫島鹿洲天后廟重修開光慶典特刊》外，較少把於離島區的原居族群和移民族群的故事，納入香港社群及社會發展研究視域內。¹³是次項目的定點範圍是南丫島北段居民口述歷史故事，透過今次口述歷史訪談，我們初步了解南丫島的發展和變遷，可以足證香港社會的變化，正如南丫島鄉事委員會主席陳連偉先生談及：「南丫島是香港島的唯一未完全開發的後花園！」¹⁴今天這座後花園正面臨香港發展洪流的考驗，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主要從事蔬菜農業、捕魚業等產品供應香港島居民外；至八十年代，中國內地改革開放，農產品大量輸港，由於價廉物美，南丫島的蔬菜和豬肉供應鏈，才漸漸受到影響。也因為發展需要，南丫島的地理位置關係，上世紀七十年代興建發電廠，大量工程技術人員進駐，令這個小島突然熱鬧起來，外籍工程師和家屬的進駐，為南丫島帶來了新的發展機與大量村屋租賃、改善了供水供電工程和輪船服務班次，為離島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及改善了上。時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南丫島可愛的民風和習俗，島上原

¹²林涌法：〈口述歷史的特性與功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頁十九至三六。

¹³地球之友編：《南丫島》（香港：地球之友，一九九五），金子晴彥著，陳慧聰譯：《南丫島》（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〇〇七），鄭敏華、周穎欣：《南丫島》（香港：思網絡有限公司，二〇〇八），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考古學會，一九七八），南丫島鄉事委員會編：《南丫島鹿洲天后廟重修開光慶典特刊》（香港：南丫島鄉事委員會，二〇〇七）。

¹⁴見陳連偉先生訪問稿，收入本書。

居民和部份外籍人士移居入南丫島，更成為當地的外籍人士之租客，他們共同構建的一個和諧特色社區：無大型超市、無美式快餐連鎖店、無連鎖便利店，為甚麼外國人獨愛這個居在島上呢？重新理解和探索南丫島的環境及歷史，相信可以回應我們今天遇見都市化背後的種種思考和觀照；同時，也可見外來文化的輸入，怎樣與當地文化日漸調和，而本計劃為區內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深信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答案。

是次研究計劃的記錄如下：其一、了解各年代南丫島不同年代居民表述的地標。¹⁵本書的方文山先生憶述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大坪村學校」是「難以忘懷建築物」，而榕樹灣的「天后廟」也是「最能代表南丫島」；於六十年代，郭福建先生的訪問中又指出南丫島「養魚場」為一個地標，南丫島的魚排，曾是香港著名養魚地方。而根據周潔霞婆婆的訪問指出六十年以來，「令她難忘的地方」是「洪聖爺灣」。

其二、多了解南丫島女性生活。不少學者已指出中外口述歷史成果，往往忽視了女性的聲音，而本研究計劃於是也就較多訪問女性，看看女性在「土生土長」的生活情況。¹⁶根據周潔霞婆婆的訪問，表述昔日務農維生婦女的生活面貌，她談及六歲時已放牛，年少時每天都要在凌晨三時從榕樹灣走往洪聖爺灣沙灘附近的山上割草和砍柴，因為若太晚砍柴，很快就會天亮，當太陽升起又曬又熱，至早上九時才會吃早飯，在每月農曆初一、十五，便往海邊釣魚，並把釣來的魚製成鹹魚，周婆婆談話記錄一幅簡單的生活圖，當然也有農村社會時女子讀書生活情貌，「昔日南丫島的男性在私塾裏讀書，後來七八十年代左右，南丫島北段小學出現後，多數的男性只會讀到三年級，女性依然不能讀書」；何帶娣婆婆的訪問也談及「年輕時也跟從父親出海捕魚，生活幾十年如一日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而且島上原居民死後可以「土葬」，但嫁島外居民的女性「外嫁女」卻「不能歸葬，只能在外面安葬，但是嫁給南丫島原居民的外地紙婦則可以安葬在島上，同樣地本地的女孩子嫁給島上原居民的男孩子就可會存在這個問題」，她也表述對此制度，認為是「不公平的現象」。不少研究婦女史學者已指出「具備性別意識，才能確切掌握女性受訪人的情境」，但要注意「不能用現在女性主義的觀點去看過去的女性，而是要站在那個時代的女性立場，

¹⁵有關研究口述史呈現不同年代之社群記憶的轉變歷程，見Alex Haley, "Black history, oral history and genealogy,"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Y.: Routledge, 1998), pp.9-20.

¹⁶游鑑明：〈從事女性口述歷史的幾個問題〉，《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頁十九至二十七。

在女性主義的觀點去看過去的女性，而是要站在那個時代的女性立場，去看她們自己的問題」，¹⁷這是客觀研究婦女口述史的考察。因為昔日農村女性的生活就是平淡，農村生活也是安逸的，雖有從二〇一六年被訪者回顧當年的生活是「不公平」，但放回其時農村的女性，也是安於她們其時的生活。

其三、呈現南丫島居民的生活。被訪者方文山先生指出，兒時在大坪村讀書生活，鄉親父老都會積極參與當地喜事及喪事，均是積極參與，「當時鄰里之間維繫深厚感情，猶如無分你我一樣，令我畢生難忘」，而何秀武先生也說出兒時「流行玩耍一種『鬥金絲貓』的遊戲」，他也喜歡在當地的牛皮廠「和同伴踢足球」；郭譚福先生的訪問指出南丫島最特別的美食，為農曆新年前十天已準備的「蒸年糕」及以人手造的「茶果」，而郭先生更有趣指出「自己名字第二個『譚』字，並不是母親的姓氏，而是小時候過於頑皮，所以過契給譚公爺當乾兒子，俗稱『上契』」，保存了中國傳統不少地區居民向神靈賜姓名，以保佑健康成長的傳統。陳連偉先生指出南丫島居民「在食品方面，有茶果、不同季節的拜神祭品、年糕、雞屎藤等等」，也因南丫島沒有市場，「以前的居民都是靠搖櫓」撐艇往香港島。何帶娣婆婆的訪問也談及昔日「在南丫島要看醫生很麻煩」，因為其時島上缺乏足夠的醫生，當地工作的醫生在下午兩時就下班，「當年何婆婆晚上帶着發燒的兒子心急如焚卻又無可奈何，唯有等到早上才乘船出外看病。另外，島上舊時只有健康院可以生孩子，但是卻沒有醫生在健康院裏，只有助產士負責接生」。

其四，口述訪問記錄了南丫島重要節慶，當然就是「天后誕」，何秀武先生訪談中，指出天后誕時，「大街上都十分熱鬧，當天有獨特的『燒魷魚』、『蘿蔔糕』、『浸沙梨』」，因為「一年只有一次這麼盛大的宴會請客人，還有很大很大的年糕拜年，如果不是過年，根本看不見」，可見居民十分重要天后誕。郭譚福先生訪問，也認為天后誕是當天重要節慶，「在島外比較罕有」。

其五，記錄組成南丫島社群的成員。何秀武先生的訪問，指出「祖先並不是南丫島的原住民，而是『海陸豐人』」，郭譚福先生的訪問，指出「自己是水上人，亦即是『蜑家人』」，陳連偉先生的訪問指出「

¹⁷見游鑑明：〈自序〉、〈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頁二；頁二五六；參劉靜貞：〈當口述歷史遇見女性〉，《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頁二三二。

祖先自滿清康熙年間已經往南丫島，原故鄉位於河南，其後移至福建，廣東韶關，再遷往南丫島，歷時三百多年，土生土長」，陳先生更認為七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沿海的廣東省海陸豐人多來港謀生，促成「南丫島的海陸豐人更佔了三份之一」，近年也有很多非華裔人士移入區內居住，形成南丫島成為多元族群共融的社會。

最後，我們要問，為甚麼各人也喜歡居住在南丫島？從各位居民的口述故事中，已見南丫島是一個平靜及安寧的社區，各人也享受這份安靜及舒適的感覺，雖然也有被訪者認為南丫島應有可以改善生活環境，如醫療問題等，但總會感到生活在南丫島，各人均有一份自豪感及歸屬感，並希望南丫島的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至於本書各篇文章編排次序，均以被訪者安排訪問時間的先後次序，若同一天訪問稿，則再按被訪者的姓名筆劃為編次。

是次研究計劃十分感謝離島民政事務處；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主席陳連偉先生及秘書林寶堅女士；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索罟灣主席周玉堂先生及秘書鮑錦英女士的協助，沒有多位朋友居中協調及安排訪問，是次研究成果根本辦不到的！另外，也感謝被訪者陳連偉先生、周國明先生、余麗芬女士、周玉堂先生、吳華輝先生、周潔霞女士、郭譚福先生、吳譚興先生、何帶娣女士、何秀武先生、方文山先生、楊朝香先生、羅觀娣女士、梁帶有女士、羅金妹女士、陳繼保先生、黃敬芝先生、談錦添先生、陳浩然先生和黃寶記（黃先生）等等，另外參與是次研究計劃的南丫北段公立小學校長容素顏女士及各位小學同學，如果沒有容校長的支持，安排老師參與指導學生及安排各位小學同學修讀本計劃舉行「口述歷史培訓工作」班，又協助組織小學同學與參加是次高等院校同學一起進行口述訪問事宜，是次研究成果也未能順利完成，在此向南丫北段公立小學容素顏校長致以衷心感謝，更感謝南丫島小學容校長、各位教師和行政人員，為南丫島發展，不辭勞苦地付出愛心教育！希望這種高等院校與小學合作的形式，可以延續發展。同時，本計劃負責人也要感謝一起參與訪問、拍攝、錄音，及協助處理口述訪問的初稿同學，如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何瑋健同學和陳梓豪同學，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凌靜同學、劉玲女同學、吳穎詩同學、張玉婷同學、李惠清同學、李淇欣同學、蘇美靜同學、譚紫欣同學、陳素素同學，香港教育學院（今天的香港教育大學）的趙幗希同學，香港大學的

葉翠婷同學，香港樹仁大學的潘俊恩同學、伍梓瑩同學、張洪強同學、李顯謙同學、葉迪信同學、鄭凱婷同學、鄭梓俊同學、陳智鋒同學、陳曉鈿同學、陳善皆同學、陳淑芳同學、黃寶兒同學、黃寶寶同學，感謝各位百忙中積極參與是次計劃，更感謝協助統籌學生參與本計劃的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講師葉德平老師，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電子及科技學部主任王志宏老師，沒有兩位老師的支持、協助、鼓勵及安排所屬學院學生參加是次計劃，本研究計劃是不能完成的，在所屬學院學生訪問的技巧及與被訪者的交談中，已見同學們所屬學院平日訓練的努力，更為參與計劃的同學，提供充足準備工作，也感謝參與計劃的同學在樹仁大學進行「口述歷史培訓工作班」，是次研究計劃的成果，也是高等院校合作的成果，並希望這種高等院校合作的形式，可以繼續發展！更要感謝研究計劃項目主任譚嘉明先生，不辭勞苦與離島區議會及南丫島鄉事委員會聯絡及合作，進行安排各位受訪者和進行訪問的高等院校和小學學生參與是次活動，及校對相關文稿事宜。更重要的是，感謝香港樹仁大學會計部同事協助處理有關收入及支出的費用，也感謝香港樹仁大學研究辦事處總監陳蒨教授及其團隊，在提出申請研究計劃前，多次協助及提供寶貴建議，並在研究計劃進行期間提出相關學術觀點，使是次計劃得以順利完成及本書可以出版。當然，十分感謝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資助本計劃負責人執行是次研究，使本研究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及完成，沒有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的資助，本研究計劃完全辦不成的，在此致向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致以衷心感謝，使島外人士更多了解南丫島居民所思所想！我們研究團隊既深信本書及本研究計劃的進行，就是結合島外與島內市民所思所想的成果，也相信是次計劃及本書出版，尚有待優化的地方，並且希望日後能夠多對更多南丫島居民，進行更多及廣泛口述訪問記錄，期待本書出版，能加強島外的市民，更多了解南丫島居民生活情貌，多感受南丫島生活恬靜及島上居民安居樂業的情懷，日後我們更希望對其他離島區居民進行更廣泛的口述訪問及研究，以保存相關資料。是為之序。

區志堅、彭淑敏、譚嘉明 謹識
丁酉年正月十五日

編輯說明

各篇文章編排次序，均以被訪者安排訪問時間的先後排列。同一天訪問稿，則按被訪者的姓名筆劃次序。

各篇文章由負責同學筆錄被訪者談話內容，編輯委員會僅就文字內容稍加潤飾，不作增刪。

第一部份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訪談

被訪者：吳華輝先生

筆錄：陳素素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日期：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地點：南丫島北段小學



談到對南丫島的歸屬感，吳先生雖不是南丫島的原居民，卻對此地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感情，皆因他在榕樹灣成長，一生大部份時間都在此渡過。他是一九六二和家人一起搬來南丫島，因當時已有親戚居住島上，方便互相照應。吳先生認為「人是群體動物」，人要互相依靠才能茁壯起來，因此他們家庭當初決定移居此地並且落地生根。

他憶述當初一九六二年搬到南丫島時，地方還十分荒涼，生活簡單樸素，他們外來人都是以養豬、耕作為生，而原居民則大多以航海捕魚為生。那時，島上沒有電力供應，他們一家是燃點水火燈和氣燈來照明。由於當時的南丫島人口分佈並不密集，因此發生火災的情況不多，大家的防火意識都很強。他憶述南丫小輪剛剛開始啟用是一九六三年，同年港燈亦在南丫島建設火力發電站，從此南丫島的生活開始逐步改善。

時至今天，南丫島上的民生設施已現代化了許多，但仍能新舊兼容，既能方便居民日常需要，亦能讓遊客欣賞島上居民獨特的生活習俗和歷史文化。被問及此地著名景點時，吳先生指出，榕樹灣的天后廟、大嶺山頂的南丫風車和索罟灣的神風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值得一去。對於將來籌建南丫島展覽館，他最希望能夠展出「大秤」，因舊時是用來秤豬的，最能反映舊時居民的生活，也最能代表南丫島。

吳先生在南丫島居住超過了半個世紀，見證了這個小島的發展。當中令他最難忘懷的地方就是這南丫北段公立小學，因為他是從這所學校畢業，孕育了他的成長，因此對母校有一份濃厚的感情。被問及對於南丫島目前評價時，他指出對於新一代來說南丫島是方便的，乘船能夠很快到達中環再接駁到其他地方；但對老一輩來說南丫島則是一個寧靜和舒服的地方，因為地方好空氣好，因此他說即使出市區辦事，無論多晚都要回到南丫島休息。最後他亦期望此地能夠在不影響環境保護的前題下，循序漸進地發展。





被訪者：周潔霞婆婆

筆錄：李惠清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日期：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周婆婆一九二四年出生，今年九十二歲是南丫島的原居民。周婆婆原是農民，家中世代務農。務農從前是此地主要的職業，平日要種稻、割草、砍柴，生活艱苦。除此以外，周婆婆還要養豬、雞、鴨，當然他們還會養水牛來耕田，這些都是傳統農耕社會的真實寫照。

周婆婆對於島上的一切都非常熟悉。講到島上最難忘的地方，她分享了一個小時候的故事，她說六歲開始就要放牛，因此少女時每天都要凌晨三點從榕樹灣走到洪聖爺灣沙灘附近的山上割草和砍柴。如果太晚出去，很快就會天亮，當太陽升起後就會又曬又熱，然後九點才會回家吃早飯。每天如此勞動，把這些柴枝和草又或者將家中母雞生下的雞蛋賣給水上人賺錢，日子過得簡單而清貧。

講到南丫島的交通方面，周婆婆認為現在的渡輪全日都有航班來往市區，非常方便。她講到以前來往南丫島的交通工具就只有帆船，由於航速慢，來往香港島經常要花一整天的時間。有時候風向不對，遇上逆風，帆船就會在海中不停打轉，不能順利地駛回，甚至有時候不能靠岸，只好下船赤腳涉水走到碼頭。在打風的時候，島上的居民便會望向西環的山上，遠遠便能看到山上掛起的風球信號。有時候也會望向大嶼山的山頂，如果那邊天朗氣清，萬里無雲就是打風的預兆。當下雨時，他們會穿蓑衣和斗笠。周婆婆還介紹如何夜觀天象，譬如月亮有紅圈圍着，就是代表明天是晴天；如果月亮周圍有白圈以及灰濛濛的就代表明天就會下雨。

至於飲食生活，周婆婆每逢初一、十五才會到海邊釣魚、捉海膽，然後把釣來的魚製作成鹹魚。他們一家人的糧食就是番薯，而他們種的稻谷，必須要經過磨米和椿米等程序脫去谷殼才會變為白米。經濟艱難的時候甚至只有醬油和豬油「送飯」。以前整個榕樹灣只有一間雜貨店，要買醬油時只能拿着自己家的碗去打醬油，當時的價格為一仙就能買到一碗醬油。

周婆婆講到榕樹灣姓氏分佈時，大部份都是一村一姓，就像周姓和陳姓各為一村。其中太平村為雜姓村。教育方面，以前南丫島的村民只有男孩子才能在私塾裏讀書，後來南丫北段小學創校後，當時多數的男孩子也只會讀到三年級或小學畢業，女性依然很少讀書。在講到香港淪陷的黑暗時期，那時候周婆婆只有十多歲左右。當年有少數的日軍進駐南丫島。夏天的時候，由於香港的天氣太熱的關係，他們會裸露上身，下身穿着像相撲選手的裝束在島上巡邏。日軍剛來到香港時會把農民耕田的牛捉去宰吃，因此農民都會把牛趕到山上，逃避日軍捉牛。周婆婆說當時凌晨三點左右就會趕牛去翻田，然後早上就會趕牛上山吃草。到了七八十年代，南丫島依然是以漁農業為主要產業。漁民依然撐着小艇放網和拖網來捕魚，而島上的居民趁着漁民靠岸時買魚。當年碼頭還沒建好時，帆船不能靠岸時只能靠駁船靠岸，又或者用跳板連接碼頭。而現今的碼頭也只是興建了三十年左右。

談到醫療方面，周婆婆提到南丫島以前還沒有醫院或健康院，生孩子就要找接生婆或者家人接生；遇到難產的情況，就必須搭小艇到西營盤的贊育醫院求醫。



第二部份

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訪談



被訪者：方文山先生

筆錄：趙楓希

(香港教育大學)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方文山先生一九三四年出生，由出生一直居住到現今，在南丫島已經不知不覺居住了八十二年。祖籍來自廣東省寶安縣，自從曾祖爺遷居至南丫島之後，一直以來居住大坪村，後來因政府重建，才被迫遷移至榕樹灣居住。

方文山先生之所以選擇繼續居住南丫島，最主要原因對南丫島產生深厚感情，畢竟居住超過八十年，對島上建築物早已瞭如指掌，自然沒有意欲離開這個地方。而且，祖宗山墳亦建於島上，他說方家族人至少有六代人居住於南丫島，部份山墳更早於清朝時建造。

在南丫島生活八十多年，最令方文山先生難以忘懷建築物莫過於大坪村學校，小時候的他曾經於這間學校讀書識字，印象中大約七至八歲進入大坪村學校讀書。雖然在校讀書日子不多，但對當時上學片段仍然記憶猶新，例如上課前每一個學生都要攜帶一張桌子及椅子上課。直到今時今日這間小學仍舊屹立於南丫島，只不過已經改作為鄉公所。島上的居民相處十分和諧，例如每逢島上親戚有喜事或者喪事時候，大家就會義不容辭地互相幫助。

此外，方先生認為榕樹灣天后廟最能代表南丫島，雖然索罟灣都有一間歷史悠久天后廟，不過他個人覺得榕樹灣天后廟更加容易讓遊客感受得到南丫島歷史及發展情況，最主要原因榕樹灣天后廟至今已經逾百年歷史，而且島上居民大部份都十分尊崇天后娘娘，無論寺廟內外的建築物都保存得很好。再者，就是榕樹灣廣場路是南丫島最有特色的地標。由榕樹灣碼頭下船之後，沿着榕樹灣朗壆村以及榕樹灣廣場向前走，沿途不但可以欣賞優美海景，沿着路牌觀賞南丫島郵局、榕樹灣天后廟、洪聖爺泳灘以及風力發電機等。

至於展覽館將來要收藏一些歷史文物，方先生就覺得比較困難了。例如一些漁具等物件，因為要重建舊居，很多文物都被扔掉了。方先生家裏一些農具的東西都已經全被掉光了。他記得家裏有很多舊東西都被拿去沙田的文化博物館存放，例如一些漁具。方先生透露他還有幾張地圖，也應該算是歷史文物吧，但他很希望可以保留它們。所以他只能拿地圖去影印，把副本捐給展覽館。方先生補充說這幾幅地圖是當年清政府租借香港島予英國後的繪圖，港英政府時代的理文府曾派人來參照地圖，並請了一些印度人來幫忙重新繪圖和測量。

談到現時島上近十年的發展，雖然有很新房屋興建，島上也有匯豐銀行。南丫島上雖然沒有大型的連鎖超級市場，但有很多士多和雜貨店，所以方先生感到也頗方便，因為雜貨店貨品都很齊全。近十幾年來，南丫島的改變，尤其是交通方面的改善好大，現在非繁忙時間每隔二十分鐘就會有一艘船出發中環。方先生回憶小時候，只能坐帆船到香港島，又危險，時間又長，有時候甚至要兩三個小時才能到達香港島。以前島上都沒有雜貨店，如果要買日常用品或油鹽的話，居民都要乘船過海去買，出入非常不方便。

方先生覺得現時在南丫島區內長大的年輕人，與上一代南丫島相比，現在的年輕人都變得聰明多了。以前他們那一代的小朋友就是蠢一些，只要媽媽說「阿叉」要來了，他們就會很害怕！對於南丫島未來發展，方先生認為首先要建立健康院。目前的健康院在一九五七年建成，只有護士值班，並沒有醫生。救護車只能把一般病患送到健康院，然後傳送到長洲的病院。若然是急症才會安排直昇機把病人送到急症室。所以，很多村民都要求政府應該設立一間二十四小時都會有醫生值班的診所。同時，目前的健康院其實已經很殘舊了，現時區內的人口已經增長了不少，很多外國人都認為區內的醫療設備不夠完善。另外，政府應該撥更多土地出來發展居屋和公屋，方先生好希望索罟灣的南丫石礦場居屋計劃能夠順利興建。聽說政府興建公屋計劃，遭到部份外國人反對，令計劃受阻。其實公屋興建之後，不但可以提供更多居所，又可以吸引更多人居住在南丫島，一定會令南丫島變得更熱鬧。為了吸引更多遊客來南丫島，政府還打算在東澳村預留部份地方發展旅遊業。



被訪者：何帶娣婆婆
筆錄：李惠清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何帶娣婆婆是南丫島的原居民，今年八十歲，住在榕樹灣。南丫島的原居民多是從事傳統的漁農業。何婆婆年輕時也跟從父親出海捕魚，生活幾十年如一日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這次訪談中從她平淡的語氣中也可以聽到一些過去一個世紀的飄搖。在談及南丫島現況時，何婆婆對現今的南丫島非常滿意。她認為現在南丫島出入比起從前方便多了，船公司的班次增多，又開通了香港仔至南丫島的船期令居民出入更方便。眾所周知，近年來有不少的外籍人士搬進南丫島，她認為南丫島的變化得愈來愈好。

近幾十年來，南丫島經歷了很很多變化，但南丫島依然保留了較原始的鄉村風景。隨著社會進步，社區也隨之改變，生活質素大大改善。尤其是醫療方面的改善，舊時在南丫島要看病很麻煩，原因是當時缺乏足夠的醫生。不僅如此，當地的醫生下午兩點就下班，何婆婆憶述當年晚上帶着發燒的兒子去看病心急如焚卻又無可奈何。另外，島上舊時只有健康院可以接生孩子，沒有醫生住在健康院，只有助產士負責接生。這些問題幸好都隨着社會發展而變得更好。另外，何婆婆認為島上應該增建老人中心，因為島上暫時欠缺老人中心，缺乏一個方便讓老人家可以有相聚一起的地方。

何婆婆談及一些傳統的風俗時，對南丫島的原居民才可以在島上土葬的俗例有以下感受，這裏土葬規定，如果是「外嫁女」（嫁外地人就得不得歸葬），只能到外面安葬。但是嫁給南丫島原居民的外地媳婦則可以安葬在島上，同樣本地的女孩子嫁給本地的男孩子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何婆婆對於這個習俗是反對的，她認為這是個不公平的現象，她渴望這個習俗可以改變。由於何婆婆的丈夫是海陸豐人（編按：何婆婆屬外嫁女），因此受到嫁給外地人不得歸葬這個風俗約束而感到無奈。再者，如果父親不是本地人，那麼即使母親是原居民和子女也不得安葬島上。所以多數海陸豐人會選擇安葬在梅窩。但何婆婆最不願意火葬，如果葬在梅窩就必須是火葬。所以何婆婆其實很介意過身後不能葬在南丫島，這是她的遺憾。

在這次訪談中，何婆婆也憶述日治時期的童年生活。當時日軍攻打香港，她只有九歲左右，當時何婆婆與父親住在小艇上，又不能出海捕魚。經常聽到很大聲的警報聲（空襲警報），又看到戰機在上空飛過。她說當時大家都感到非常驚慌，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期間，他們只是靠吃粘附在船底的昆布和豆腐渣過活，當時豆腐和榨花生油的花生渣都要用錢買，但現在的豆腐渣和花生渣都是用作肥料。另外，何婆婆又說當時全部的年輕女孩都會把自己的臉塗黑，為了不被日軍看上，成為凌辱的對象。



被訪者：梁帶有婆婆

筆錄：譚紫欣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梁帶有婆婆現年八十六歲，在南丫島居住了大半輩子，可以算是原住民，也可以算是外來人，因為婆婆是在海上出生的，直至十幾歲時也是生活在船上。梁婆婆童年的生活跟我們不一樣。現今小朋友可以讀書識字，可以透過讀書改變命運，擺脫貧窮。但梁婆婆卻說：「在我的年代，正值日本仔打仗（侵華），我親眼看到日本人活生生打死過一個從香港過來南丫島買魚的人，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日本仔真是十分殘忍。所以，現在大家都有安穩的生活已經很好。」梁婆婆兒時家裏很貧困，以前是看天看海做人，天氣好，就可以出海捕魚，生活就會好一點；要是天公不造美，海浪大的話，只能在家餓肚子了，或者吃薯粉等雜糧，日子過得很苦。

梁婆婆二十幾歲嫁來南丫島，慢慢習慣了陸地上的生活，但是她沒有放棄大海，年輕時經常在南丫島附近的海上捕魚捉蝦。婆婆說試過在南丫島附近捕捉過超過一百斤的鮫魚、三十多斤的石斑。梁婆婆又回憶剛嫁進南丫島時，大部份地方都是一片空地，房屋少，人口稀疏，根本沒有任何娛樂設施，甚至連公共設施（公廁）都沒有。以前島上沒電力供應，就連生病了都要坐船去市區看病。但很幸運，南丫島後來相繼建了醫務所、發電廠、商店和很多新的房屋，生活條件的確改善很多。現在可以買到豬肉吃，更有港式茶樓可以飲茶。興建發電廠時，政府收購居民土地，梁婆婆也受惠於計劃，建起了新居，改善了居住環境，生活開心了許多！

談到島上節日，梁婆婆說每逢過年過節，島上都很熱鬧，特別是新年的時候，有舞獅，有外來人表演，有潮州戲看。婆婆是水上人，一向都有拜天后的習慣，期望出海的人一帆風順，婆婆現在還是希望子女能一帆風順，依然保持這個信仰，現在子女都長大了，家中有孫和曾孫，四代同堂。其次，每逢中秋節，島上所有人都回來南丫島「拜十五」（這是南丫島對中秋節的叫法），與親人一起團聚。

梁婆婆在海上勞碌了半輩子，現在閒時會有什麼娛樂？婆婆說經常玩「紅牌仔」¹，「紅牌仔」玩法類似麻將，可以對、可以碰、可以抽。現在南丫島很太平，空氣很好，是個理想的居住地方，人與人之間也親密無間。說到南丫島未來的商業發展，婆婆說：「發展是好事啊，商機多了，人們就有多些工作機會和選擇。」但說到大型超級市場是否要進駐南丫島，婆婆就說，可免則免吧！因若連鎖集團進駐，就會和原本的小商戶有競爭，破壞南丫島的鄉村風味。對於南丫島，梁婆婆十分感謝這個地方，她會選擇終其一生的地方。

¹「遊棚」（廣東土語讀作「遊撫」）用的牌在香港俗稱東莞牌，中文文獻有稱碰和牌，英文文獻稱為棍牌(Kwan P'ai / Kun P'ai / Stick cards)，是明代馬弔進化至晚清麻雀之間的遊戲牌。東莞牌可玩多種遊戲，香港流行的俗稱「遊棚」。(參考魯言著：《香港賭博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被訪者：黃先生、黃太太

訪問者：譚紫欣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日期：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地點：李寶記店

(圖片中立者為李寶記老闆娘)

黃先生在南丫島生活了十四年，是李寶記的老闆，當年是因工作需要才搬入南丫島，他並非南丫島的原住民。

南丫島給黃先生的印象就是擁有美麗的海灘和日落，但他笑言，最能代表南丫島的建築物就是那三條煙通（南丫島發電廠）。而每年天后誕期，整個南丫島的熱鬧起來，居民會舞龍舞獅慶祝，他和其他人一樣，都會參拜天后娘娘。

黃先生認為南丫島是一個比較寧靜的地方，榕樹灣有不少的外來人口居住。他認為最能吸引外國人到南丫島生活的原因就是島上空氣好，沒有高樓大廈，遠離城市的侷促和繁囂。

談到對南丫島的未來的看法，黃先生觀察到南丫島過去這十年都有一定的變化，例如樓房愈來愈多，海上的魚類因污染和發展而逐步減少。他覺得南丫島只可以作有限度的發展，不要過度開發，應該保留南丫島的原貌特色，做好社區事務和保育。對於島上應否加入大型便利店和快餐店，黃先生則表示反對。因為居住在南丫島的居民營運小型士多，日常做一些小生意，錢賺雖然不算多，但生活可以自足。當這些大型商鋪進駐南丫島，可能會引起競爭，造成生活成本上漲，例如鋪租和物價上升等問題。

對於南丫島的年輕人，他認為這班年輕人都不喜歡到市區工作，若在南丫島能找到合適的工作，例如飲食業、渡假屋、特色店鋪等，都會選擇留在南丫島內工作。

黃先生笑言南丫島是理想的生活地方，原因十分簡單，就是舒服。



被訪者：羅金妹婆婆

筆錄：李淇欣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羅婆婆生於南丫島，現年七十多歲，早輩多代人都居住和生活在島上，她是南丫島的原住民，現居住在南丫島一所壽司店的附近。年少時，她和家人住在漁船上，捕魚為生，她們家庭信奉天后娘娘，以求出海工作保平安。現在，羅婆婆的子女雖然會離開南丫島到市區工作，但無論工作多麼辛苦，他們亦會以南丫島為家，朝去晚返。每逢假日，羅婆婆就跟家人出海捉魚，可惜現在漁獲已不及當年，如果當天收穫較豐富，她會把魚獲售賣給島上居民。

羅婆婆談到對南丫島的印象，羅婆婆則說一定是天后娘娘。回想起當年，天后古廟附近的山邊有一條河流，她和家人會划起小船到小河取水或洗衣，很多漁民都是依靠這條河流生活，現在這條河流現在已經被填平，興建了屋和道路了，十分可惜。記得當年每逢天后誕，沙灘上就會搭戲棚，還有大戲表演，水漲的時候，羅婆婆等人就要摺高褲腳，站在水中欣賞，當水退的時候，才有一張張長型木椅放下，讓居民安坐在木椅上觀賞。另外，當年南丫島的海面附近都泊滿了不同的漁船，密密麻麻。島上種了很多樹木，山上有牛皮廠和茅草屋，但由於該處的地勢比較危險，害怕發生意外，以及行業日漸式微，現在已經荒廢多年。

兒時的羅婆婆生活比較艱苦，家人日常都是吃一些簡單的食物，例如番薯和菜。羅婆婆很早就出來工作幫補家計，放棄了讀書和學習的機會，她每天都與家人出海捕魚。不過羅婆婆除了會捕魚外，也有一門手藝，就是閒時會做茶果，最擅長就是做雞屎藤，每逢新年期間，更會做年糕。

對於區內的發展，羅婆婆認為多年來，除了港燈公司在南丫島興建發電廠外，南丫島的環境都沒有很大的改變。她又說到，希望南丫島能夠在不破壞區內環境的同時，有更多的發展，使南丫島加以蓬勃和熱鬧起來。早年，南丫島碼頭附近的一段路，曾經被填平，用作興建休憩設施，但工程進行到一半，卻無緣無故暫停，她希望島內能夠興建更多這一類的休憩設施，讓南丫島居民能夠有多一個地方休息、閒聊的地方。不過，羅婆婆直言，現在都任由年輕人發展，自己也管不了太多。

南丫島可說是一個多元小社區，匯集了不同國籍的人士，甚麼人都有，對於這方面，羅婆婆則抱着一種歡迎的態度，認為大家都是人，都能和平共處，互相都不會歧視或排擠對方，這裏是一個共融的小社區。說到南丫島的知名人物周潤發（發哥），原來羅婆婆也與這位大明星相識一場，更說：「由細睇到佢大。」兒時的他們會一起到碼頭附近游泳。想當年他們一大班人游泳的時候，小朋友通常都會脫褲子游泳，而羅婆婆的父親就會把發哥的褲子藏起來，作弄發哥，十分「鬼馬」。回想發哥返回南丫島的時候，他亦會向羅婆婆和街坊打招呼，表現親民。

南丫島的治安和人情味都比市區好，人與人之間都互相認識。羅婆婆曾到屯門妹妹家中居住，認為人情味和鄰里關係薄弱，很不習慣。羅婆婆在南丫島生活了七十多年，出生、成長、工作、結婚、退休，世代都離不開南丫島這個地方，南丫島帶給她的不只是一份回憶，更要是彌足珍貴的情感。大城市的發展雖然好，配套多，但也不及南丫島的情懷和親切，羅婆婆坦然自己沒有想過離開南丫島，對她而言，南丫島就是她的「根」。



第三部份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訪談



被訪者：何秀武先生

筆錄：譚紫欣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何秀武先生出生於四十年代的香港，現年六十多歲，住在南丫島榕樹灣碼頭附近的寶華園亦有六十多年。但何先生說他們的祖先並不是南丫島的原住民，而是從海陸豐遷來。對於何先生而言，南丫島就是他的家，根在南丫島。小島是一個充滿親切感、寧靜和舒適的地方，居住在島上感到非常舒服。

何先生憶述兒時的生活情況，當年南丫島上並沒有現在那麼多小商店、餐廳及精品店。當年只有漁船、農田，島上居民多數以耕種、養牲畜和捕魚為生。例如當時的水上人家，他們會自製蝦醬出售，成了南丫島的馳名產品。還有，當年島上生活十分太平，家家戶戶都相處融洽，外出基本上都不用關門，小朋友們可以隨到其他街坊家串門。相反，現在人與人之間生疏了很多，鄰居之間見面都好少打招呼。

何先生談及兒時的歡樂時光，當年物質匱乏，小孩們都自己找玩意，例如「鬥金絲貓」遊戲，「金絲貓」其實是一種昆蟲（小蜘蛛），屬蠅虎科。將兩隻「金絲貓」放在一根繩上，兩個小孩各執繩的一端，看哪方的「金絲貓」打鬥時掉落繩子就當輸。當時南丫島的樹上有很多這種蜘蛛，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捉來玩。

何先生說小時候也很喜歡在南丫島的一間牛皮廠附近踢足球，一起踢球的小孩有本地人、海陸豐人和外籍人，管大家背景不同，但大家玩得十分開心！

每逢過年過節，南丫島都有一些特色的美食。例如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島上居民都會辦活動慶祝，祈求來年一帆風順，大街小巷都非常熱鬧。記得當年有很多特色美食，如炸魷魚、蘿蔔糕和浸沙梨，那些沙梨用秘制的醬汁浸製，所以非常美味。同時，各家各戶都自製茶果、年糕和油角等應節食品，種類繁多。另外，又會歡天喜地宴請客人。小朋友最開心最快樂過節，因為有很多東西吃。

隨着社會的進步，南丫島的原貌改變不少，不少田地已變成樓房住宅，街上佈滿大小的商店。何先生覺得發展是必要的，因為要跟上社會的步伐。但如果過度發展，南丫島本身的特色消失了。相比其他香港其他外島，如長洲、坪洲都太過商業化，人們漸漸失去原來的生活環境，何先生認為南丫島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地方，不能摻入商業的激烈競爭，所以也說明了為甚麼百佳、惠康和便利店沒法進駐南丫島的原因吧！

何先生在南丫島生活了大半輩子，現在是半退休狀態，如果不用工作的時候，他便回南丫島居住，享受在外面大城市中得來不易的平靜。最後亦希望年輕人能多些關懷上一輩人，珍惜眼前人和事，雖然南丫島不及外面大城市多姿多彩，但飲水思源，勿忘自己的根，多些回南丫島陪家人。



被訪者：吳譚興先生
筆錄：譚紫欣，吳穎詩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吳譚興先生出生於南丫島的原居民，四代同堂，現年八十二歲。曾任榕樹灣村長，於二〇〇七年退休，他的兒子子承父業，繼承村長之職。吳先生憶起年少時的生活，是藉着種菜的農耕生活為生，他形容舊時的南丫島十分落後，沒水沒電，「乜都冇」，生活艱苦。父親患病，南丫島沒有任何醫療設備，亦沒有渡輪服務，要自己「搖櫓」船出市區看病，亦要乘街渡運送農作物去西環販賣以維持生計。他當年的工作是行船（海員），月入有三百多元，算是不俗。雖然海員工作艱苦，但其時父親患病，為了應付醫療開支，只能毅然投身，展開了十餘年的飄泊生涯，儘管生活起伏，仍心繫南丫島。吳先生提及當年政府打算在南丫島興建煉油廠，他強烈反對，因為一旦發生事故，將會危及島上居民的安全，於是發起抗議活動，成功令政府改變初衷，原本興建煉油廠的位置，成為現時南丫島的地標——南丫發電廠。

吳先生過去四十餘年都擔任村長，協助處理村內大小事務、簽署生養死葬證明書（證明遷出南丫島而又往生的人曾為南丫島居民，可安葬於南丫島），但村長一職沒有任何收入，亦沒有津貼和福利，屬義務性質，他亦曾以村長名義為慈善機構捐款幾萬元。在外人眼中，這份工作吃力不討好，什麼原因令他堅守村長一職？或許就是他對南丫島歸屬感，以及服務居民的熱誠，才令他能堅守村長的職位長達數十年。談及南丫島的未來，吳先生希望政府能夠繼續發展，吸引更多人到南丫島，亦不反對大型超市、商店到南丫島營業，冀望南丫島能以更繁華的一面

讓更多人認識。行船的職業令他曾飄泊於世界各地，見識過浩大的世界，他退休後仍選擇居於南丫島，因為他除了認為南丫島空氣好、居住舒服，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十分融洽，沒有紛爭，能和氣相處，且人際關係緊密，鄰居左右都當「自己人」，才令他選擇落葉歸根。他在言語間不自覺地流露出身為南丫島居民的自豪，這大概亦是他以南丫島作為人生旅途最後目的地的重要原因。





被訪者：陳繼保先生；

陳錦輝先生

筆錄：吳穎詩、劉玲女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地點：安徒生會南丫島中心

（圖片：左二陳繼保先生；左三陳錦輝先生）

陳繼保今年九十一歲，陳先生育有三兒二女。祖籍廣東寶安，祖輩太公由香港仔搬入南丫島居住，至今約二百多年。陳先生年輕時以務農為生，種稻谷、花生和蕃薯等作物，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陳先生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日佔時期生活，曾被日軍召去建設防空洞，但他強調當時沒有遭到虐待，一日有一斤米作為報酬。日軍管治南丫島時，他們很少傷害居民，只會取走居民養的牲畜和農作物。雖然這段時期大家的生活很艱辛，也曾聽聞發生過餓死人的事件，但是陳先生形容日佔時期的南丫島「好平靜」。

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南丫島的發展亦蓬勃起來。在機緣巧合下，鐵行船務公司招聘海員，於是陳先生便展開約二十年的行船（海員）生涯，在英國海軍登陸艇從事倉底機械維修工作。當年船員需要簽訂每次為期兩年的合約，約滿後就能回家休息一至兩個月，然後再簽約。由於行船出海，陳先生長時間離鄉背井，在八十年代初，他結束海上飄泊的生活後，返回南丫島繼續從事農耕工作到九十年代退休。

憶述南丫島的發展，陳先生特別指出發電廠建成後，開始有電力和自來水供應，直接改變了南丫島的命運。自始陸續有人口遷入和定居，令南丫島熱鬧起來。對於不斷有外來人口遷入，多種文化互相融和。陳先生認為是好事，南丫島更加熱鬧，大家可以安居樂業。談到當陳氏族人的日常活動，陳先生就說如果族人有嫁娶的喜慶，全村人都會來幫忙

籌備，例如搭棚開筵席，其他村民、居民亦會來幫忙，大家一呼百應，大家歡天喜地。但陳先生說宗族沒有特定的大型節慶，只是每年三月的第一個星期天在南丫島舉行年度聚餐，分散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子孫都會抽空回島出席，有二百多人。

談及南丫島的未來發展，同時受訪的陳錦輝先生則希望能夠完善碼頭的設備，例如連接碼頭的路上增加上蓋，當下起大雨時，讓前往碼頭的居民可以避雨，令居民更加方便。



被訪者：黃敬芝先生

筆錄：劉玲女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黃敬芝先生今年六十八歲，原籍海陸豐人。他十一歲時隨家人從觀塘搬入南丫島居住，至今已居住了五十多年。搬家是由於觀塘當時拆樓，而南丫島上的海陸豐鄉里眾多，於是舉家遷入，希望能互相照應。黃先生提及上一代海陸豐人大多知識水平較低，所以搬入南丫島後以耕種及養豬為生，當時島上並沒有現時發達。黃先生當時由小學讀起，畢業後曾到島外讀夜校及工作數年，後來回南丫島居住及幫忙家族的龍華酒樓生意。他現時是南丫北段小學的校董成員，已經當了三至四屆。

黃先生認識大部份島上的居民，他現時亦是大坪村的村長。南丫島有十多條村落，他認為村民與村民之間相處融洽，每條村分別有位原居民代表及非原居民代表，村代表之間亦溝通緊密。雖說在身份上分作原居民及非原居民，但在真實的相處上，大家都是好朋友。

黃先生憶述以前南丫北段小學的學生比較多，能坐滿每個課室，因為比較少人到其他區讀書，現在交通方便了，島內小學生人數反而少了。他那一輩的人生活比較清貧，讀書時的娛樂就只是算盤珠心算及從街渡上跳入海中玩水，而現在的年輕人則物質豐富。黃先生指南丫島歷史悠久，遠至戰國時代已有人跡，在發電廠附近，曾經挖掘出古代的青銅劍。他亦指南丫島以前及現在變化很大，例如現在的鄉事委員會、匯豐銀行、龍華酒樓及碼頭未興建之前，是十分荒蕪的。比較興旺的地方是十字路和大街，相反，現在倒是碼頭那邊較為興旺。較明顯的變化是近十年內的建屋多了，在碼頭附近的屋多數在一九七一及七二年左右興建，算是舊樓，新樓則多建在村內，而南丫島有九成九的樓宇都是私人

樓。他解釋原居民的男丁有權在自己村內擁有一幅地，面積七百呎。

對於近年多了遊客來南丫島遊玩，黃先生認為他們是喜歡島上寧靜的環境及氣氛，尤其是外國人，更加喜歡島上優哉游哉的感覺。他期望南丫島可以繼續發展旅遊業，能得到政府的資助及希望政府就其旅遊發展多與島上居民溝通。如果將來南丫島有展覽館的話，他希望可以放一些早期島上的物品，例如農具或照片，以及介紹每一條村的特色、居民的生活習慣及風土人情。訪問結束之後，黃先生還展示了一些他收藏的珍貴照片，全是南丫島的往日風光及舊時面貌。



被訪者：楊朝香先生

筆錄：黃寶寶

(香港樹仁大學)

時間：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地點：南丫島鄉事委員會



楊朝香先生是海陸風人，家中有九個子女：三男六女。現年八十歲，在十九歲的時候來到了香港謀生，來到香港一直在南丫島上居住，至今已經有六十多年。楊先生來香港的原因主要是當時有很多同村的兄弟一起來香港謀生，所以他也跟着來港。初來南丫島時很難找工作，所以他選擇出海打魚，大約做了四至五年左右。後來很多人捕魚，收入也減少。所以，改行耕田，太太一直從旁協助，直至二〇一六年。

談到過去的南丫島生活，當時生活物資並不豐富，平時只有魚或蔬菜等食物供應，但其他日常用品或電器（例如收音機）在島上都沒有，都需要出島到香港購買。一年之中只有數次出島外購買物資，或者請人到市區代購。當年島上的生活也很單調，除了工作，沒有其他娛樂。年輕時楊先生曾跟隨一位由長洲來南丫島教拳的師傅學習少林拳。我和幾個年紀相若的同鄉一起學，我們學習的少林拳是沒有習練武器，只是練習拳法和套路。當時的南丫島印象最深刻的建築物只有一間衛生所，現在改名為健康院（該建築物已有五十多年歷史）。當年大家都清貧，如果生病就去健康院看病，所以感覺上當時的福利很少。楊先生談到南丫島的發電廠，他表示沒有太大的好感，因為發電廠的煙囪排放的灰塵會影響農作物生長。

楊先生信奉天后娘娘，多來都有拜天后的習慣，因為是海陸豐人的習俗，反而南丫島的原居民較少信奉天后娘娘。當年每逢過年過節等日子，島上居民都會燒爆竹，舞獅或舞麒麟，而且會有很多人從各其他地方來參加活動，例如從油麻地、尖沙嘴等地方專程來到南丫島來舞獅、

舞麒麟助慶。楊先生說年輕時，每逢初一或初二，他會參加舞過麒麟（負責麒麟頭的部份），因為他手勁有力，能夠擔得起麒麟。由於當年物質匱乏，島上居民有吃狗肉的習慣，通常是在天氣冷的時候會吃，當時大家養狗的原因都是為了吃狗肉，而且可以出售，價錢和豬肉一樣，經常可以買到狗肉。所以，楊先生說很喜歡南丫島那一種人情味，當年居住的榕樹灣村有大約六百多人，算是一個大村了，鄰里之間都互相認識，當年的物價也相對的便宜，生活過得輕鬆。

對於南丫島未來的發展，楊先生是贊成連鎖集團（例如百佳或便利店）進駐南丫島。因為現在南丫島的物價不菲，而出島的船費亦十分昂貴。如果那些連鎖集團進來後，則可以方便大眾。不過他同時指出，希望可以有合作社成立，讓島上居民可以享受較便宜的物價。同時，他也希望島上設立街市，可以集中售賣海鮮等食物，不用在店外擺賣（蝦或蟹），發出異味，影響大家。

最後楊先生寄語現在年輕一輩，要腳踏實地，不要操之過急，如要自置物業等想法，都要從實際環境考慮，首先要努力工作，有了一定基礎才計劃下一步。



被訪者：羅觀娣婆婆

筆錄：黃家賢

(香港樹仁大學)

日期：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地點：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



羅觀娣是一位非常健談的老人家，她一九三二年出生。她很爽朗的和我們介紹自己，並說出了自己的別名叫二叔婆。羅觀娣婆婆現時居住在南丫島榕樹灣的榕樹灣大街，她居住在南丫島的時間已經接近六十四年了。羅婆婆在銅鑼灣的百德新街出生，她出生後三個月便被表姐接到其母親的出生地南丫島橫壆村，所以她是在南丫島成長的。

羅婆婆憶述南丫島的發展過程，現時島上唯一的小學在一九四九年開辦，因此羅婆婆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不過，當時的南丫島亦有提供教育的地方，羅婆婆曾在現時的路德聖母幼稚園對面的陳氏祠堂讀書。小時候島沒有遊樂場，她們只能自己設計遊戲，如玩跳飛機、跳繩等，當時的生活過得十分寫意。由於家境不富裕，羅婆婆年輕時便離開了南丫島，曾有一段時間到銅鑼灣工作。

後來，羅婆婆嫁回南丫島。當時，羅婆婆在父母請鄉長做媒人，介紹她嫁給原居民，從此展開了長期居住在南丫島的人生。可是，羅婆婆的丈夫不是長子嫡孫，家裏的環境連小康也稱不上，因此生活挺苦的。羅婆婆回想起五十年代的南丫島還是一片農地，島上的居民都是靠種田、種蕃薯為生。羅婆婆的丈夫是海員，他們儲了一點錢後，便搬到鐵板搭起的寮屋居住。羅婆婆指當時在南丫島的一些貧困人家，一般都供不起子女讀書，因此島上的神父修女都幫助他們，協助居民給孩子接受教育，羅婆婆的子女也經過這些日子，如今羅婆婆的家庭已四代同堂，四代人均是居住在南丫島上呢！

另外，羅婆婆也談到一個南丫島的故事。由碼頭走到榕樹灣大街，大家會看到四棵長得十分茂盛的榕樹，當年種植榕樹時，羅婆婆曾負責澆水。羅婆婆說之所以要種樹，是因為風水用意，取其「出門見燈，添丁發財」。羅婆婆又指出南丫島以前叫博寮洲，當中的「博」指的就是「眺望長洲」的意思。羅婆婆表示對南丫島都十分喜歡，東南西北共有十二條村，她最開心的事就是唱歌，還即場唱起了粵曲來呢！羅婆婆說她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洪聖爺灣和青年會。羅婆婆解釋，因為在洪聖爺灣從來都沒有改變，到海灘游泳不用付錢；青年會常常舉辦活動讓青少年參加，而她也會幫忙做義工。羅婆婆認為最能夠代表南丫島是波羅山莊的風車了。她說曾參與風車工程建設。那裏的景色很美，能夠眺望薄扶林和鴨寮洲。最後，羅婆婆表示今日的南丫島依然十分清靜，治安很好，她十分享受居住在這裏的日子。



第四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訪談

被訪者：郭譚福先生
筆錄：潘俊恩（香港樹仁大學）
日期：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地點：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



南丫南漁民代表郭譚福主席是南丫島的原住民，四代居住在南丫島，土生土長，以捕魚為生，從六十年代開始養魚，到目前已經擁有四十多年的捕魚經驗，郭先生居住在索罟灣第二街，是家中獨子，有一個妹妹。他們是水上人（蜑家人），以前的蜑家人會唱「咸水歌」，但現在會唱的人都已經去世了。除了自己姓「郭」之外，水上人還有其他「鄭」、「黎」、「梁」等大姓。而自己名字第二個「譚」字，並不是母親的姓氏，而是小時候過於頑皮，所以給譚公爺當乾兒子，俗稱「上契」，而香港仔田灣就有一座譚公爺廟，每年農曆四月十八日就會舉辦譚公誕，可是南丫島並沒有。水上人的祭品一般都是三牲、水果、米飯之類，最為特別的是食品就是蒸年糕，每逢新年，村民會提早十天準備，以糯米溝粘米，自己磨成粉，再加黃糖蒸成糕。此外，茶果也是南丫島較為特別的傳統食品，一般會用花生、眉豆、紅豆等做餡料，郭先生指鄉事委員會外面那條街的「仁記」就有售賣。

南丫島索罟灣擁有全香港第一個養魚場，以前的水質很好，魚苗的存活率達到九成，但現在由於水質受到污染，存活率就只能達到三成，魚苗一般要養兩年才能夠售賣，約有的一斤、兩斤重不等，通常酒席宴會都需或要兩斤重以上。以前都是養臘魚、石斑為主，魚產品全部轉運去香港仔、南區海鮮批發市場，由南丫島漁民自行統籌批發出售。現在南丫島還有魚排，由他兒子繼承，約有三十多個籠。除了養魚之外，原本的村民稱也會耕田。平常岸上村民和漁民在節日的時候都會一起慶祝，感情深厚。

南丫島人口比較稀疏，而本土居民佔的比例較外來人口多，所以就好像一家人，親密無間。索罟灣最多也只有三百人，大多都移往香港仔，而榕樹灣人口較多，有七、八千人居住，也有洋人租借樓宇。每年農曆四月十五都會舉行天后誕，做大戲慶祝酬謝神恩。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都是由「日月星粵劇團」負責大戲演出，現在多數由年輕人擔任演員，曲目有《六國大封相》等等，深受長者歡迎。

索罟灣的戲棚都是搭建在天后廟裏面。而龍舟一年會舉行數次，充滿本土特色，漁民會組隊與外來的人在索罟灣進行比賽，非常熱鬧。漁民出身的居民，在龍舟比賽不一定有絕對優勢，因為他們不太會划龍舟。南丫島的龍舟與島外的大致相同，小龍的指揮和鼓手共載十四人，中龍載二十四人，一般的大龍載六十人，但這裏的大龍比較短只能載四十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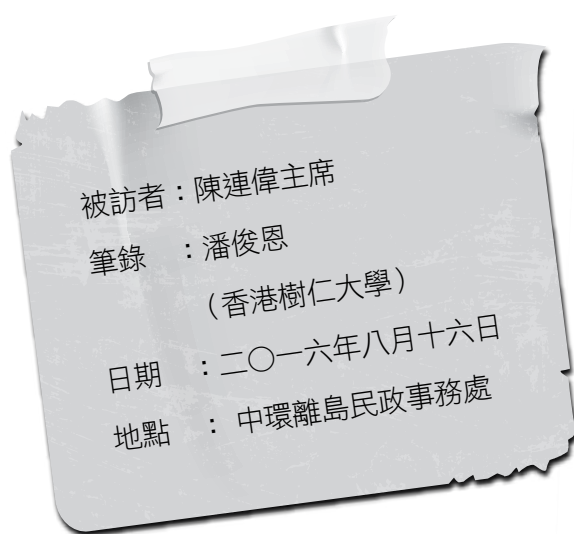
郭先生回憶童年趣事，小時候他們喜歡玩「柴枝打籌」（按：南丫島土話），在後山拾起木枝，向前拋得最遠者勝，贏了就有柴，當時沒有石油氣，因此柴枝很好用，日常生火、煮飯、煲水等都是用柴枝。在南丫島，南段和北段也有不同的盂蘭節活動，南段索罟灣的水上人純粹會燒衣紙，而北段榕樹灣的岸上人才會有不同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現今的索罟灣第一街，以前是一個美麗的海灘，在六十年代私人填海後就變成一條海鮮街，從事海鮮生意，吸引外來游客。

關於南丫島的發展，郭先生指出索罟灣附近的石礦場會有大型的發展，並應該加緊興建和發展住房，增加人口流量。興建居屋可以為原居民提供住房，以補償被清拆的漁民村棚屋，但政府至今仍未批錢動工，這都歸咎於環保人士的反對。此外，發展石礦場建市集可以吸引遊客，可能使年輕人回流，可惜礙於眾多反對的聲音，阻礙了本土經濟的發展。近十年來，區內的經濟比較低迷。八十至九十年代的熱鬧氣氛不再，這是因為交通配套出現問題，人流下降，導致需求下降，加上南丫島經濟過於單一化，只側重海鮮業的發展，缺乏多元化的經濟潛力。至於近年在島上興建的風力發電廠，對他們並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島上居民，包括鄉事會都傾向支持，如果沒有發電廠，就要飲用山水維生。

關於神風洞，以前日本人在南丫島挖了一個洞，用作放置快艇。一九三八年出生的郭先生，日本人侵占南丫島時僅四歲，在鹿洲附近生活，通常把船就停泊在岸邊，匿藏於石底下，否則日本空軍發現的話，會對人進行掃射。

第五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訪談



陳連偉先生是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主席，祖先自滿清康熙年間已經前往南丫島，原故鄉位於河南，其後移至福建、廣東韶關，再遷往南丫島，歷時三百多年。南丫島居民大多以務農、耕種、養豬維生，生於斯，長於斯，安土重遷，見證南丫島的發展和成長。

南丫島是香港第三大島嶼，面積約為十三點六平方公里。南丫島分開南、北兩個地區，分別為北段和南段。陳先生居住在北段，人口目前約有一萬人。北段居民日間大多在香港島工作謀生，晚間就回居南丫島。過去南丫島發展以務農耕種為主，並且曾經佔全香港第二位，出產蔬菜等等。可是今非昔比，現在已經日落西山，所以現在南丫島居民都出外謀生，如從事寫字樓等。南丫島最重要的發展階段是在五十年代（一九五〇年代），適逢內地剛解放，沿海的廣東省海陸豐人偷渡來香港謀生，而南丫島的海陸豐人更佔了三份之一，他們同樣是以耕種為主，赤手空拳憑努力養妻活兒，十分勤勞地開墾農地，發展農業。現時的海陸豐人已經是第三代。從小對他們羨慕不已，對南丫島的發展有莫大的貢獻，他們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而南丫島的原居民大多數就去行船，有的去投身紀律部隊，有的到海外謀生，如美國等歐美國家。

南丫島原居民與海陸豐人關係密切，很少有衝突。海陸豐人刻苦耐勞，在人生路不熟的情況下又擅長交際，雙方樂也融融。有時更以租借的方式向原居民租借農地，又以通婚打好關係，親上加親。現今南丫島還保留了海陸豐人的習俗，如舞麒麟、籌錢做神功戲、曲藝、演唱會等等，每逢有喜慶節誕更會團結一致，請親朋戚友分享家鄉風味的習慣。

南丫島的傳統食品有茶果、拜神祭品、年糕、雞屎藤等等。在非物質遺產方面，山板搖櫓可作為延續性的遺產是值得保留的，南丫島本身沒有市場，以前的居民都是靠搖櫓撐艇去香港島買日用品和食暑，搖櫓的技術很難掌握，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融會貫通，搖櫓由一支鐵支加上一塊木板搖動，船隻就會前行，可是現在懂得搖櫓的人已經寥寥可數。在南丫島北段，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的天后誕就會舉行一個搖櫓比賽，希望能夠發揚光大，保留傳統習俗。

陳主席認為現今南丫島不需要城市化發展，因為政府已經重點發展大嶼山，應有盡有，交通方便、旅遊、迪士尼樂園。而南丫島沒有過度開發，仍然保留目前的形勢，燃眉之急是完善島上的交通網絡，如建造一條環島道路，單車徑等。南丫島來回香港島只需半小時水路，交通不成問題，所以想吸引外來游客來南丫島，根本不需要城市化，一樣可以發展成旅遊區。現今香港並不缺乏繁榮興旺之地，可是卻沒有後花園，而南丫島有條件成為香港的後花園。香港七百多萬人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繁榮喧鬧，萬人空巷，旅客乘船來到南丫島享受寧靜，在香港幾乎找不到一模一樣的地方。目前大嶼山、長洲、坪洲人口密度愈來愈高，不斷發展，唯獨南丫島地方搏大，沒有高樓大廈，全部都是村屋，保留五、六十年代的風格，沒有超級市場、7-11、麥當勞，保留一百多間雜貨鋪等等，可以回憶以前的歷史。赤柱的興旺只是一種城市化，很多人都是不喜歡有超級市場，因為這會扼殺小型雜貨鋪的生存空間。所以希望南丫島發展成香港獨一無二的大後方花園。



被訪者：余麗芬議員

筆錄：潘俊恩

(香港樹仁大學)

日期：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地點：中環離島民政事務處



余麗芬女士是離島區議會議員，在南丫島土生土長，父母都是以務農和捕魚維生，在五十年代生活最為艱苦。以前家中種菜，凌晨最早三點就要起床割菜，以保持蔬菜新鮮，再轉運去市區進行買賣。當時的交通是以街渡為主，航速慢，如果天氣較為炎熱，菜就會變壞。

南丫島過去的發展是以捕魚和農業為主，男人一般都會出海工作，以從事海員謀生，留下太太和子女在家中，而家中事務都是由母親處理。在五十至八十年代，南丫島鄉村式發展並也沒有起太大變化，均是以捕魚和農業的但生活模式，到八十年代開始改變，下一代開始不願意耕種、捕魚，目前為止，只剩下長者從事漁業，至於耕種基本上銷聲匿跡。

現今南丫島最先要解決的是島民設施配套，如醫療問題、道路網絡、交通設施，特別是交通問題。即使現在船隻來往比較頻密，但交通費所費不菲，島民到市區要轉折其他交通工具才可以上班或上學，所以較市區的居民承擔更昂貴的交通費，而且時間更要多。至於長遠來說，南丫島應該改善環境。以前南丫島是鄉村式的發展，現在逐漸變成市區式的發展，以前的都是以瓦式的村屋為主，現在興建許多丁屋，三層式，轉變成類似小市鎮的三棟屋模式。其實，要改善環境很大程度上依賴政府改善設施配套和優化社區，如漁業、娛樂等。南丫島作為離島，發展和商機都比較小，島內只有一座發電廠，才使島民稍微解決就業問題。七十年代，發電廠的落成，才基本上改變了南丫島缺水缺電的困境。更有旅遊人士來南丫島旅遊，誤會南丫島非常落後，原來只是剛巧停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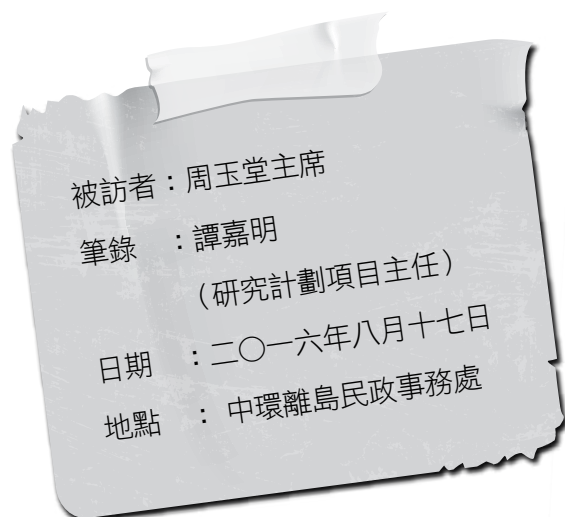
近年有很多非島民和外籍人士移居，他們對南丫島傳統習俗沒有產生太大影響。因為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華洋雜處，不同種族進行通婚，改變種族結構性，在通婚的過程，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出現，都以和諧的態度包容。南丫島的傳統隨時代的進步而變化，這些文化可能就會失傳，因為新一代缺乏保留傳統習俗的意識，缺乏以往的技能，如織網、割菜、做茶果等等。

談到對南丫島印象最深刻的部份，余議員則認為，在南丫島生活可以認識不同種族的居民。遺憾的是有些人外籍人士過份着重環保，但環保和保育應該值得平衡，既應該保存現有特色，又要多樣化。其實，享有一個歡樂的社區才能有團體利益可言。政府應該對南丫島的廟宇、村落和古物都進行維修、保養，才可以推廣旅遊業的發展，而區議會在十多年前也積極推廣傳統習俗、非物質遺產和旅遊文化。



第六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訪談



周玉堂先生是離島區議會主席，是南丫島榕樹下村原居民。他的祖先於清康熙一六六七年由中國梅縣移居香港，以捕魚和務農為生。周主席年輕時於南丫島模達村讀小學二年級，因辦學人數不足轉到蘆鬚城村讀四年班，小學畢業後便投身社會，分別從事建築工人及海員的工作。年輕時較貧困，玩意亦不多，在娛樂上，他會在中秋節用柚子自製燈籠，亦會參加南丫島的年度龍舟競賽，儘管以前的擁有的事物不多，但他覺得生活輕鬆愉快，並沒有因物質的匱乏而感到失落。

問及南丫島過去的發展，周主席認為主要是因為海鮮生意，他形容以前的魚獲豐富，因為捕魚的工具不先進，而且數量有限，有足夠的時間讓魚繁殖。八十年代的南丫島的海產豐富，帶動經濟，同時吸引了很多人口，旅遊業亦蓬勃起來。南丫島有不少的傳統習俗，他認為外籍人口的增加，沒有破壞到社區的和諧，大家相處融洽，亦沒有破壞到傳統習俗。如每年舉行於農曆四月十八日、耗資過百萬元的神功戲，直至現在亦有被保留，龍舟競賽亦如是。瞻望南丫島的未來，周先生盼有更多仿效南丫石礦場般的發展，希望可以建更多低密度住宅，吸引人口外，更可以一併發展其他基礎設施如醫療、交通、社區設備。





被訪者：周國明先生

筆錄：譚嘉明

(研究計劃項目主任)

日期：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地點：中環離島民政事務處

周國明先生是南鄉鄉事委員會委員，亦是南丫島南段榕樹下村原居民。他的家族有約四百年歷史，有四房後裔，祖先於清康熙一六六七年由中國梅縣移居香港，多聚居在大嶼山、南丫島、長洲等地，周先生是十九代傳人。他的祖先從事漁農業，以捕魚和耕種為生，直到六十年代，周氏的年輕一輩開始從事海員工作，為了出外謀生，農村人口不斷下降，只會在重要節慶如重陽節、清明節，族人要回村祭祀、祭祖儀式時人口才回升。周先生認為南丫島南段在五十年來沒有大發展和改變，基本上維持原貌，只是增加了基礎設施，如道路、電力供應、水供應。他回憶起從前上中學要跨越山頭，行走約四十五分鐘的山路，再搭船去香港島，放學亦如是。雖然生活貧窮，但是感到自由自在，亦不覺得辛苦，閒時幫忙家人捉魚種菜，生活接近大自然，他形容當年的生活多姿多彩。

他認為城市化對南丫島的傳統習俗造成一定影響，天后誕、太平清醮這些傳統一直有保留，但在文化傳承的層面上需要年輕一代去延續，否則在不久的將來便會息微。在古蹟上，洪聖宮、榕樹下村的石刻姚氏地界都值得保留；一些傳統食品，如茶果、煎堆、芝麻糕、雞屎藤亦如是。對於南丫島將來的發展，他希望政府能與建更多不同類型的設施，增加就業機會，吸引更多人口，他認為應朝着「香港後花園」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應該從保育着手，保護的自然生態，可以仿效南丫島索罟灣石礦場般興建低密度住宅區，但不應

有大型的基建。另一方面可以投入資源在旅遊業上，如發展行山徑、建立更完善的道路網絡。



第七部份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訪談

受訪問者：陳浩然先生

筆錄：李淇欣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地點：南段鄉事委員會
(索罟灣)



陳浩然先生是蘆鬚城村的原居民，在島上經營海鮮酒家為生。

陳先生少年求學時，需要經常往返市區上學，但市區生活節奏比較急速和嘈吵，相比起索罟灣的寧靜，他始終都認為索罟灣的生活更為適合自己。南丫島是陳先生成長的地方，他認為南丫島是一個寧靜、和諧、舒適的居住好地方，他自己也十分喜歡親近大自然。所以，從小到大他如果感到有煩惱的時候，就會獨個兒坐船出海吹海風，看一看大海，心情也可以平和下來。

索罟灣(南段)和榕樹灣(北段)相比，榕樹灣的人口較多，目前大約有七千人，索罟灣則大約只有五百人，不過人居住，社區治安就比較安全，生活和鄰里關係更和諧。陳先生說蘆鬚城村居民以前主要以務農為生，索罟灣則以捕魚為生。索罟灣的命名亦正是與捕魚有關，當年居民以魚網（罟）來捉魚，久而久之就取名為索罟灣。蘆鬚城村又被稱為「陳家村」，由清朝開始就已經存在，姓陳的族群，已居住在這裏有十多代人，後來為了方便政府紀錄地方名稱，才叫蘆鬚城村，而蘆鬚城村就是因為這裏有很多的蘆鬚葉。

陳先生回想起兒時的遊戲，他們的玩樂都很簡單，很多時候都是就地取材。例如小朋友會到碼頭捉蟹和魚，或者拿一些雞蛋到海邊，把雞蛋和海鮮，再用柴火煮熟來吃。另外，他們也會到山上捉一些金絲貓（小蜘蛛）來打鬥，也會利用蘆鬚葉編織一個籠給牠們。

中學階段，陳先生要去香港仔上學。但老一輩的村民就在島上蘆鬚城村的學校讀書，學校位於南丫島的南段，全盛時期全校有數百人，但只有幾個課室，有些在模達灣居住的同學，每都要步行半小時以上才能到達學校。由於交通不便，到蘆鬚城村的老師都要在島內留宿，但學校又沒有宿舍，老師們就會到村公所留宿，第二天行去學校教書。當年的師生關係十分有人情味，不過後來因為人口減少，學校已經停辦了十多年。

談到索罟灣的特別節日，陳先生就說每年的農曆四月十八（天后寶誕），當日會做大戲、舞獅和舉辦龍舟比賽，居住在市區的村民都會特意回島過節。另外，每年的農曆三月二十三，榕樹灣的天后寶誕會舉辦搖櫓比賽。這個傳統大概是因為從前很少機動船，船期每天又只有兩班，南丫島的居民如要出市區，就要利用搖櫓方式渡海。

其次，索罟灣的神風洞也是一個值得推介的景點，當年與日本打仗的時候，神風敢死隊會躲在神風洞和山上，日本兵在山上觀察。蘆鬚城村的山頂，也有不少這類型的山洞，老人家說這些山洞當年是士兵作守衛之用，是軍士設施。最後陳先生認為漁排是值得保留，它是索罟灣的地標和特色之一，香港已經很少有魚排。

談到索罟灣的發展，陳先生則認為是大型風車發電站，不少遊客會慕名而來參觀。長遠發展來看，政府已計劃在石礦場興建一些低密度住宅。有望改善索罟灣的生活設施。例如村民有病看醫生是十分麻煩，因為診所每星期只有兩天為居民診症，對長期病患者或老人家是十分不方便。



被訪者：談錦添先生

筆錄：吳穎詩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時間：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地點：南丫島南段鄉事
委員會（索罟灣）



談錦添於兒時遷居南丫島南段，現居於涌美村，從事建築業。他的祖先原居於中國廣東省順德，祖輩於文革時期移居香港，聚居在中環，父輩則於六十年代後期遷入南丫島。近年南丫島帶給他的感受是令他看透了生死，因為長居於此的大多數是老人，不時會發生令人措手不及的情況。他憶述有些相熟的老人家，昨天還一起聊天，今天就離開了。每逢老人家病逝，他就要幫忙處理後事。

談先生認為南丫島十分寧靜、生活簡單、人際關係和諧，與市區的生活截然不同，他很享受這種生活環境，他的兒女亦很滿意這種生活模式。南段的人口較少，目前只有約五百人，遊客亦不多。談先生又稱南段的治安十分好，可能外來人較少，大部份都是自己村民，遊客最遲要晚上十一時就要乘尾班船離開，故他們可以夜不閉戶，不需防盜，其他鄰居亦如此。

談先生認為近十年的南丫島南段發展不是很多，較大型的工程是污水處理和斜坡鞏固工程。人口方面，外籍人口的確增加了很多，他們都是來南丫島租屋住，很少購買本地的房屋。而北段的社區比南段的發展較好，所以有較多青年人回流，相反南段的發展較慢。

另外，他覺得最能代表南丫島南段的景點是日治時期的神風洞、沙灘及魚排。談先生特別強調天后誕則是南丫島最值得保留的傳統習俗，每年天后誕會連續幾天做大戲，村民們都樂在其中，很多移居其他地方的村民都會回來南丫島參與活動，大家共聚一堂。對於南丫島將來的發展，他希望發展為自然的旅遊區。



